

朗诵水平等级考试指导用书

Langsong Yishu

朗诵艺术创造

Chuangzao 赵兵 王群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朗诵水平等级考试指导用书

Langsong Yishu

朗诵艺术创造

Chuangzao 赵兵 王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朗诵艺术创造/赵兵,王群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ISBN 978-7-5432-1432-3

I. 朗… II. ①赵…②王… III. 朗诵-语言艺术
IV. H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1882 号

责任编辑 田 青
美术编辑 路 静

朗诵艺术创造

赵 兵 王 群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 ewen. cc www. hibooks. 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1
字 数 289,000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1432-3/G · 629
定 价 2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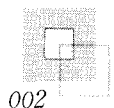
19

87年,我们搭乘改革开放后的文艺春风,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相约,历经4个月左右的时间,演播了《朗诵艺术基础知识》(每周一讲,一共十六讲)。通过电波,以讲座的形式系统地讲授朗诵艺术在当时还是首例。讲座播出后受到了广大朗诵爱好者的普遍欢迎,产生了很大反响。

1989年,我们趁热打铁,将讲稿改为书稿《朗诵艺术》。书稿写完后我们请具有很高朗诵艺术造诣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老师审阅。孙老师认真地看完了书稿,欣然为我们写下了题为“我和朗诵”的序言,给予本书很高评价。本书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大约一年的时间,一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

2002年,时隔12年之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又将我们在《朗诵艺术》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朗诵艺术创造》付梓重版。我们积多年教学实践新经验、新思索为这本书增补了不少内容。新书同样受到了具有很高朗诵艺术造诣的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乔奇老师的热情褒扬。老人家为本书写下了题为“说起朗诵”的序言。将近一万册《朗诵艺术创造》,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仓库里又告罄了。

写下以上这段文字并非在自吹自擂,并非想自诩我们的讲座有多么精彩,并非想标榜我们的书水平有多高。我们只是想借此机会一来向这两位于去年先后逝



去的语言艺术家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之情，二来想强调说明朗诵艺术在广大群众中有多么深厚而广阔的基础。这些年来，从北京到上海，从城市到乡镇，从学校到社会，从军营到工厂，从专业影视话剧演员到其他朗诵艺术爱好者，古诗文、名家名篇及普通作品的朗诵艺术活动开展得真可谓蓬蓬勃勃、如火如荼。我们深信，文化部做出了开展社会艺术语言类考级决定，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推出的朗诵水平等级考试将会进一步推动朗诵艺术活动的开展，朗诵艺术活动势必会在群众中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自从《朗诵艺术》和《朗诵艺术创造》出版以来，我们陆陆续续收到过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其中有艺术院校的老师，有大中学生和其他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层次的朗诵艺术爱好者。他们迫切需要一本能全面而系统地提高朗诵艺术水平的参考书。为了尽我们语言工作者应尽的一点责任，为群众性的朗诵艺术活动做点贡献，《朗诵艺术创造》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又一次和广大的朗诵艺术爱好者见面了。在此，我们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感谢上海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将《朗诵艺术创造》一书推荐为朗诵水平等级考试指导用书，感谢世纪出版集团高龙海先生为本书新版所给予的热情帮助！

序 言 1

我和朗诵
· 孙道临



七岁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诗人。”

不记得是在哪一本书中读到过这样的话。从广义来说,这句话恐怕不无道理。因为在步入成年之前,人们胸中时时涌起的情感,往往是如此纯真而强烈……

年轻的时候我也爱诗,甚至写过并发表过一些不成样的小诗。然而,那时我却认为诗只宜于写在纸上,盘旋在心里,而不宜于大声吟诵,所谓“一说便俗”。

但解放后,我竟开始在公众面前朗诵了。有人讥笑朗诵是“大声说话”,我也不以为忤。我朗诵的第一首诗,便是《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记得在上海文化广场面对上万观众朗诵这首诗时,观众的情绪使我深深激动了。我感到:诗,不再只是环流于心底的孤独的潜流,她还插上声音的翅膀,飞向听众,引起交叉共鸣和回响。她沟通千万人的心灵,共同融入一个时代的感情巨流之中。比起演戏来,朗诵需要和观众更直接的交流和相互感应,因而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煽动力。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向红军朗诵他的长诗《列宁》,在朗诵到“列宁在我们心中”时,一位红军指战员站起来大声说:“枪,在我们手中,马雅可夫斯基同志!”这大概可以说明朗诵的力量吧。

愤怒出诗人。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诗的朗诵更成为号角的吹奏,激荡起亿万人民的心潮,推动人



们去创造美好未来。在难忘的1976年,我虽然没有机会到天安门去目睹盛况,但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在一次朗诵会上,我朗诵了《扬眉剑出鞘》。那只是短短的四句诗,然而当时听众的反应使我感到,有些炽热而复杂的大时代感情,通过诗的朗诵传达出来,其浓度、力度和深度,往往不是一般语言所能企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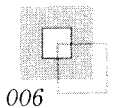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朗诵也已成了陶冶性情、增强美的修养的高尚活动。四年前我曾在广州主持了一次朗诵会。在那次会上,广州及来自北京和上海的许多演员朗诵了诗歌、散文、寓言、名剧片断等等形式的文学作品。我曾担心,平时不大讲普通话的广州人不会对此发生兴趣,然而,完全意外,三天的入场券在三小时内销售一空,演出的剧场效果竟是如此热烈。人们称道这样的朗诵会为一次“高雅的艺术享受”。

将近五十年来,我曾不断在各种场合进行朗诵。同时由于电台、电视台以及唱片公司的热情相邀,也录制了不少朗诵节目,但说来惭愧,她始终只是我的一项“业余”活动。在这方面,我进行的研究和思索太少了。当我接到一些热情听众的来信,希望我能介绍一些朗诵的理论和经验的时候,我竟感到思绪非常纷乱,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我知道,在影剧界、语言界,有不少同志在朗诵方面下了不少苦功,他们切切实实地总结经验,深入钻研,并写出了有价值的论文。我敬佩他们这种精神!在朗诵这个艺术领域中,他们是真正的耕耘者。要使朗诵艺术得到发展,成为文艺百花园中一朵鲜艳的花朵,是非常需要这样锲而不舍的努力的。

在共同追求的道路上,我结识了赵兵和王群。赵兵先生在上海戏剧学院讲授舞台语言多年,同时,也有很丰富的朗诵实践经验。上海市成立文艺广播传播促进会,还曾授予他“知音奖”,表彰他通过广播传播语言艺术的贡献。而王群先生不仅有一定的朗诵艺术实践,也是一位多年从事高校语言教学的教师,在理论上颇有研究。他们是有心人,是辛勤的耕耘者。他们根据多年实践及讲授朗诵艺术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所写出的这部朗诵专著,对

朗诵艺术的源流、基本功、基本要求、内外各种技巧以及各种体裁的朗诵,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们把朗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到理论高度予以思考,同时又列举了不少朗诵作品的实例,细致分析,反复论证。因此,它不仅是一部朗诵理论的书,同时也是一部生动的朗诵艺术欣赏的著作,读时像是身处琅琅的朗诵声中,令人兴味盎然。当然,任何艺术创造都不是能从哪一本专论中学来的。陆游说:“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和许多其他姊妹艺术一样,朗诵技巧的提高也要求人们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修养。因此,我希望年轻的朗诵爱好者不要把这本书当作立竿见影的“指南”,而是把它看做是两位严肃的语言工作者的一部有价值的艺术总结,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和借鉴。我期待,在我们的书海中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出现,从而使朗诵艺术能在我们的土壤中更深地扎根,有助于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文化层次的提高。

如果能得到音像出版工作者的合作,将书中列举的实例录音选辑成编,制成盒式磁带,作为阅读本书时的形象参考,那就更能与本书的文字相得益彰了。



序 言 2

说起朗诵·乔奇

说

起朗诵,我回想起了很多往事。

记得是刚踏入初中一年级的時候,有一天,一位语文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在课堂上进行了一次诗朗诵活动。至今我还记得那位老师姓郑,那时他的确是位老人了,据说他是清朝最后一届举人。同学们跟着他老人家的语气声调吟诵着“床前明月光……”。当时我的心情是兴奋的,也感到很很有趣,更由于和平常念课文、背课文不同,开始也有点不大好意思开口,感到有点羞涩,直到快下课前才逐渐跟上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声调和节奏,大声吟诵起来。我已不记得这样的课堂实践后来还有过几次,可这一次却至今难忘,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古代的诗歌本身有着这样优美的韵律,跟着老师这么一念,似乎有点像戏曲里的小生道白那样,有腔有调,有滋有味,给人一种轻松自如的感觉。

到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一个业余话剧团里演戏。记得有一次在紧张的排练之余,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一个居民的家中——所谓的排练厅,举行了新诗朗诵会。由于我的普通话(当时叫“国语”)还只是在学习阶段,所以只是作为一名听众参加了这次我记忆中的一次盛会。朗诵会上,同学们慷慨激昂地朗诵着一首首抗日救亡和苏联的革命诗篇。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女青年的朗诵语音准确,吐字清楚,声音响亮,感情纯真,特别是她对诗句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感动了在场所有的观众。这个最初的印象,激励了我以后这一辈子的工作和学习,她也成了我追求的楷模和榜样,我开始体会到了朗诵的

魅力。

全国解放后,我进入了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团长高重实是一位朗诵爱好者,也是一位热情的推广者。在他的组织、鼓动下,我开始参加了大量的朗诵活动,对朗诵艺术有了逐步的了解和感悟。在此期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还专门设立了朗诵节目,我从一次次朗诵艺术的实践中,从一位位热情听众的反馈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深深地体会到,朗诵活动不仅使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提高了普通话的水平和能力,更给我这个话剧演员在体会、体现角色的内心世界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帮助。

文革后,不计其数的朗诵活动让我对朗诵艺术有了更多的感受和体会。朗诵不仅仅是少数人聚在一起用以抒发情感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戏剧表演课程中的一项技能训练内容,它已成为广大群众经常性开展的艺术创造活动。我曾经参加过多次上海文化广场的大型朗诵专场演出,演员的精彩朗诵感染了听众,听众的热烈反应刺激了演员,演员和上万名听众的情感产生了强劲的共鸣,朗诵的高潮此起彼伏。我曾担任过无数次大中小学及工厂机关朗诵比赛的评委,组织者和参加者的巨大热情让我感动,朗诵者的艺术水平和听众的欣赏水平之高令我惊讶。毋庸置疑,如今朗诵已为全社会各阶层认可和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朗诵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今天,我有机会拜读了赵兵先生和王群先生撰著的《朗诵艺术创造》,这是他们俩在多年的实践和教学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心得写出的一本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好书,这对广大朗诵爱好者是件值得高兴和非常有益的事。值此,我一来祝贺这本有价值的书即将出版,二来更盼望二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日后有更多的佳作发表出版,我殷切地期盼着,祝福着。

引言

朗诵艺术的源流

朗

诵,像春天的惊雷,催人奋进;像初夏的细雨,润人肺腑;像秋日的清风,驱人愁云;像寒冬的阳光,暖人心房。朗诵,是艺术百花园中一朵争妍夺目的奇葩。

一提起朗诵,人们自然会想起朗读。而今天的朗诵和朗读已有一定的区别。今日的朗诵,是演员主要通过有声语言,向观众(或听众)表达文学作品思想感情和演员主体感受的一种听觉艺术。它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具有明显的演出目的;而朗读则不然,它只是一般的有声语言活动。因此,从手段看,朗诵比朗读更多。比如面对观众的朗诵,朗诵者除了运用自己的声音、语言以外,还可通过自己的眼神、手势、身姿,甚至可以增加一些辅助效果,例如以相应的音乐、化装、灯光来强化感情的表达和气氛的渲染;而朗读则无须这些手段。从语调看,朗诵也比朗读丰富。朗诵很注重语势、重音、停顿和节奏的处理,富有很强的音乐性;而朗读虽也需抑扬顿挫,但只要注意语意清楚、舒缓不迫、字字分明就行,语调变化不必太大。从文体看,朗诵比朗读范围小。朗诵的对象仅限于文学性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寓言以及话剧和影视剧中的大段台词等,而朗读则涵盖种种文体。

然而,如果沿着朗诵艺术的源流去寻找其轨迹,我们便会发现:“诵”和“读”却是有声语言家族中一对难以分割的孪生兄弟,“诵,读也;读,诵也。”^①今天的朗诵艺

① 许慎《说文解字·言部》。

术无疑是历史上“诵”的发展,但也不可否认,它也是历史上“读”及其他一些有声语言活动的延伸,它是有声语言发展史上必然结出的艺术之果。

如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朗诵在形成一门独立艺术之时,也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它具有自己的历史源流。

远古 诵的历史源头 《淮南子·道应训》篇中有这样一句话:“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杭育声),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鲁迅曾对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鲁迅这段话虽然是针对文学的产生而言的,但也很清楚地说明一个道理:文学起源于口头传诵。换句话说,那位叫道“杭育杭育”的,也就是朗诵,他也可被认为是朗诵家。因此,这种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的口头传诵,虽说与今日朗诵的语调等情况有很大区别,但是如果追溯今日朗诵艺术的历史源流的话,那么先于书面文学的口头传诵阶段,该算是它的源头了。

先秦 出现文字记载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的史书文献中就出现了有关“诵”的记载。

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尚书·舜典》中写道:“诵其言谓之诗,咏其言谓之歌。”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当时不仅有“诵”这种形式,而且十分清楚地与“歌”这种形式区分开来了。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诗论》一书中就这句话,指出了诵和歌的不同“就在歌依音乐(曲调)的节奏音调,诵则偏重语言的节奏音调,使语言的节奏音调之中仍含有若干形式化的音乐的节奏音调”。^①另一部记载先秦礼仪的书《周礼·大司乐》中也写道:“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尽管我们无法了解当时诵的腔调,但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诵”已明显区别于其他的有声语言——歌、言、语等表现形式了。

在当时,“诵”不仅明显区别于其他有声语言形式,而且常常用来“献诗陈志”,士大夫往往通过朗诵诗歌对国君进行歌颂和讽谏。

① 《诗论》第95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国语·召公谏弭谤》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厉王很残暴，而且想方设法制止人民对他的指责。召穆公告诉他，堵百姓的嘴，比堵洪水还难，不如引导大家说出自己的意见，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他说，以前天子办理国家大事时，就命令三公九卿一直到列士献上讽谏的诗，由盲人乐师诵诗给他听。从召穆公的劝说来看，充分说明献诗和朗诵诗在处理政治大事上的重要作用了。所以，当时在外交宴会场合上，宾主也常常通过“诵”诗来表达各自的愿望和态度。

《左传·鲁定公四年》就记载了这样一次外交赋诗的情况。那时楚国遭受到吴国的入侵而濒于灭亡，就让申包胥到秦国求救，结果被拒绝。申包胥在秦庭外哭了七天七夜，最后感动了秦哀公，哀公即“诵”《诗经·无衣》一首，以表示态度。京剧《哭秦庭》演的就是这个历史故事。

我们都了解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历史事实。《汉书·艺文志》中写道：“诗三百遭秦火而全，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也。”这就是说，2500多年以前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虽然遭到秦始皇的焚烧，然而它却保全下来了。这就是因为《诗经》中大部分作品是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是民间口头传诵的作品。刻写在竹帛上的《诗经》烧掉了，但活在人民中间的口头传诵却是焚烧不掉的，它终于被保全下来了。由此可见，先秦时期“诵”的风习已相当兴盛，达到了《诗经》能烂熟于心，“不学诗无以立”的地步。

汉代 出现专门注释 到了汉代，古文字学家郑玄为“诵”字专门作了注释。他说：“以声节之曰诵。”^①意思是用声音把诗的节拍表示出来就叫诵。这恐怕要算历史上对诵的较早注释了。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学校里已经盛行诵诗了：有用琴瑟等弦乐配合的叫做弦诵，这大概有点类似今日配乐朗诵了；也有只口诵而不用乐器的，称之为诵读。可见此时的“诵”不仅是一种独立的有声语言形式，而且这种形式的自身已经发展得相当丰富多彩了。

如果说先秦时期诵的风习已相当兴盛，那么从下面两个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人对“诵”已到如痴如醉的地步了。

《汉书·朱买臣传》中写朱买臣家境贫困，却好“读书”。他以卖柴为生，常常担着一捆柴，一边走，一边“诵”书。他的妻子跟在后面，劝他别这样一

① 转引自《朱自清选集》第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边走路，一边诵书，可他反而越诵越响了。

范晔的《后汉书》也记载了“高凤晒麦诵”的趣事：高凤“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昼夜不息”。一天，他的妻子嘱咐他在院里晒好麦子，不要让鸡吃了。忽然，天下起了雨，但高凤仍然“持竿诵经”，毫无感觉，一直到妻子归来唤他方止。

魏晋南北朝 出现理论探讨 到了魏晋南北朝，中国的佛教开始兴盛。佛教徒对于佛经的诵读很讲究声调和节奏，因此佛经的“转读”，以及新生的韵书，沈约等人发现的四声音律，对当时诗文的诵读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认为，此时人们对“诵”的规律性已着手进行理论探讨。

南朝梁沈约创导了“四声之病”一说，他曾在《南史·陆厥》中提倡诗文“前要浮声，后有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意思是说：撰写诗歌，要有意识利用四声音律，轻重有异，声韵得当；诵读时要诵出音乐的节奏来。沈约的学说，既是对诗歌创作的总结和探讨，也可说是对诵的概括和研究。梁朝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余谓文别，本须诵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意思是说，诗文本靠诵读来表现它的内容特点，不可在四声上过分讲究，只要诵读流畅顺口就足够了。从沈约和钟嵘两人发表的观点来看，当时已明确提出诗文要充分利用音韵知识，符合诵读的规律的问题。沈约的话，内容具体；钟嵘的话，观点辩证。他们相互补充，在理论上进行研讨，无疑对当时的诗文诵读活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 出现表演活动 唐代律诗的产生，与其说是诗人在文学形式上的突破，还不如说是当时人们对诵诗的一种新的追求。他们希望能充分发挥汉语有声语言的特点，展现它的优美韵律。于是一种近似于歌唱，既能显现音乐性，又能让人咀嚼玩味诗句意蕴的吟诵方式便应运而生了。大诗人杜甫也曾为“新诗改罢自常吟”，还有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甚至于还“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诵之风当时已十分风靡，并出现表演活动。《碧鸡漫志》中记载的“旗亭画壁”一事，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二。

唐开元年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来到古人称之为“旗亭”的酒楼饮酒。正巧宫廷中几个伶官在此作诵诗表演。于是三人私下相约：“我们都享有诗名，但不曾排过名次等第，今天就以这些伶官吟诵谁的诗的多少

来分高低。”不一会儿，一位伶官酒兴已浓，“即曰”昌龄诗一首，王昌龄高兴地在墙壁上画道：“一绝句。”接下来，又一位伶官吟诵了一首高适的绝句。高适得意地在墙壁上画道：“一绝句。”王之涣此时不慌不忙，信心十足地说：“下面如果吟诵的不是我的诗，我就终身不和你们争衡了。”话音刚落，只听一伶官“发声即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畅怀大笑，揶揄两位道：“田舍郎，这难道是我狂妄吗？”

宋代 出现“朗诵”二字 宋代著名文学家陆游是极其重视读书、诵书的。他写过很多示志书怀的诗篇，吐露了“此生有尽志不移”的志向。在他的《剑南诗稿》其中的一首诗里，就出现了“朗诵”二字。

浮生过六十，百念已颓然。独有耽书癖，犹同总角年。

横陈枥饭侧，朗诵短檠前。不用嘲痴绝，儿曹尚可传。

陆游年岁已高，什么兴致都已淡薄了，但唯有读书的爱好，依然同少年时代一样——吃饭的时候，横陈着书籍，专心地阅读“藜羹麦饭冷不尝”；夜半更深的寂静中，在床头小油灯前孜孜不倦地朗诵，“要足平生五车读”。不怕有人嘲笑他这样做是痴迷到了绝点，这种读书、朗诵的癖好作为一种崇高的品德和美好的风尚，要留传给儿孙后辈。可见当时对朗诵、读书珍视到何等重要的地步了！

在宋代，除了陆游，尚有不少名人都很重视朗诵。据说，欧阳修填词作诗时，就常常把稿纸钉在墙上，然后手握一笔，在屋里来回踱步，徘徊瞻顾，一边朗诵，一边修改，直到洽合心意为止。苏东坡也曾有“与客泛舟游于壁之下”“诵明月之诗”的雅兴。

大理学家朱熹曾针对“诵”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说：“读诗正在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人入城郭，须是逐街坊、里巷、屋庐、车马、人物，一一看方是。今公等是外面见城是如此，便说我都得知了。”^①这段话，后来衍伸为“望城而止”的成语。朱熹以进城作比喻，形象地道出了读诗与吟、咏、讽、诵的重要关系，说明当时人们已从把“诵”作为教学生识字、朝

① 转引自黄仲苏：《朗诵法》第5—6页，开明书店1939年版。

廷献诗、外交表态,或闲时消遣、酒肆茶楼演出的手段,发展到对“诵”能更深刻地理解作品内在“委曲折旋之义”这一作用的新的认识,这不可不说是朗诵史上迈出的一个大步。

元代 融入其他艺术 元曲这一新的诗体,虽说是一种唱的文学,但其中也融入了朗诵的艺术。“唱、念、做、打”中的“念”和朗诵不无关系。其中“念白交代”、“上场诗”、“下场诗”就明显采用了“诵”的方式。传奇中的第一出戏“自报家门”,或者叫“副末开场”,角色先是唱一两支曲子开端,可是在第二出戏唱了曲子以后,常有大段“自白”,这个“自白”全是用的“诵”这一方式。而有些优秀的曲艺实际应该只属于对叙事诗作某种形式的歌唱和吟诵,其中说话艺术与今日的小说朗诵就很有相近之处了。

明清 出现更多形式 到了明末清初,音韵学家蜂出,著名文学派别“桐城派”的“因声求气”的文学主张,说明当时人们对“诵”的作用又有了更高的认识,这便为朗诵推波助澜,出现了更多“诵”的方式。我们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可以了解到这些情况。

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函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里,写到蒋玉函与宝玉等人在一起饮酒赋诗时,有这样一段内容:

……于是蒋玉函说道:“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结头并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其和合。”说毕,唱道:“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鸾凤,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听谯楼鼓敲;剔银灯,同入鸳帏悄”。唱毕,饮了门杯,笑道:“这诗词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见了一副对子,只记得这句,可巧席上还有这件东西。”说毕,便干了酒;拿起一朵木樨来,念道:“花气袭人知昼暖。”

蒋玉函先是“说道”,说毕之后“唱道”,唱道之后“念道”。曹雪芹用词是十分准确的。这里尽管没有出现“诵”这个字,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由于文体、内容或情感的不同,行腔使调也有区别,称谓也就有异了。这“说”、“唱”、“念”,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朗诵法。我们推测这里的“说”,与今天的带有诵的成分的“读”差不多,而“念”就接近于今天的朗诵了。这个“唱”字所指的,很可能是一种带有吟咏腔调的朗诵。从这段描写的情况来看,当时的

朗诵已达到了相当精深的程度。

现代 形成独立艺术 朗诵发展到现代,已经彻底与其他有声语言活动分了家,朗诵进入了艺术的大门。

当朗诵阵地——“诗坛”出现时,朗诵艺术已正式走上了舞台。一人在台上朗诵诗歌,很多诗人和听众在台下评鹭。新诗的崛起,话剧艺术的诞生,白话文的兴起,文与语之乖离现象已不复存在,人们又发现“北方音”最适合于现代口语的朗诵,从此朗诵开辟了新的天地,朗诵艺术的专门活动形式——朗诵会,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朱自清、徐志摩、老舍曾多次在朗诵会上朗诵自己的新作。闻一多先生就曾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朗诵艾青的诗作《大堰河》,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被誉为晚会中“最精彩的节目之一”^①。朗诵以诗歌为主,却不限于诗歌,也朗诵散文和戏剧的对白,而且产生了一种专供朗诵的文体——朗诵诗。还出现了专门研究朗诵的专著——《朗诵法》(黄仲苏著,1939年出版)。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朗诵已作为一门有力的宣传武器,激发起人民抗击敌寇的勇气和决心。

当代 天地更加广阔 新中国成立后,朗诵艺术天地更加广阔,普通话的推广为朗诵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广播里,电视中,舞台上,我们到处可以听到、看到一些文学作品的精彩朗诵。这些朗诵,把听众(或观众)带进作品的意境之中,在听众(或观众)的脑海里展示出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广播朗诵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仅有各种文体的短篇作品朗诵,也出现了中外著名长篇小说的连播。这些节目每每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

电视的发展,不仅将舞台上的朗诵活动搬上了荧屏,还发挥了它独自的特点,出现了电视文学朗诵这一新的形式。如上海电视台播放的白居易《琵琶行》,随着朗诵者富有情感的声音,观众还可以在画面上见到白居易和琵琶女的形象,见到诗中所描绘的“浔阳江头夜送客”的景象。朗诵,这一听觉艺术有了视觉艺术的巧妙配合,真可谓锦上添花了。

舞台上的朗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内容到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不断举行各种专题的朗诵会,如上海潮朗诵会、科学与文明朗诵会、讽刺与幽默朗诵会、情诗朗诵会、古诗文经典朗诵会以及

^① 朱自清:《朱自清诗文集》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